



人生絮语

不浪费今晚的月光

文/马庆民

很多人想起抬头看月亮,是从中秋夜开始的。

而我不一样,每天晚饭后,我都会去家附近的公园散步。一边散步,一边等月亮爬上树梢。然后,找个地方坐下来,抬头看月亮。

有时候,天上的月亮圆圆的,像少女梳妆前的那枚圆滑的大铜镜,泛着羞涩的笑意;有时候,天上的月亮扁扁的,像湖边芦苇荡拴着的一叶小舟,摇着优美的舞姿;有时候,天上的月亮尖尖的,我就会想起白居易的那句诗:可怜九月初三夜,露似珍珠月似弓。

无云时,月亮优雅地在风和繁星中穿梭,蹁跹着,闪烁着,续写着黑夜里浪漫的篇章;有云时,月亮就像一位灵活的舞少女,总有办法从薄纱一样的云朵后,悄悄闪出,轻轻滑过,然后挪着小步伐,欢快地逃走……

儿时,对于月亮,我是没这么多想象,更没这么多称呼的——正所谓“小时不识月,呼作白玉盘。”但那时候,月亮下的我们,是从来不可缺少乐趣的。

我们喜欢在皎洁的月光下,嬉笑打闹,做各种游戏。有一次,大家玩得正酣,突然有一个玩伴提议:“我们来一起比赛跑步,看谁先跑到月亮的另一边去!”

然后,我们一字排开,将电线杆在月光下的影子当作起跑线,风一般冲了出去。直到跑得精疲力竭,我们谁也没有跑到月亮的另一边。我就发出了疑问:“你们看,是不是我们跑的时候,月亮也在跟着我们一起跑啊?”

“是啊,是啊!我们跑多快,月亮就跑多快。”

“不对,月亮好像比我们跑得还要快!”

……

一番争论过后,我们肩并肩坐在一起,几双眼睛同时盯着月亮,流出月亮般的光芒,心里想象着各自的未来。

刚上学时,因为学校离家很远,所以一到了秋天和冬天,出门上学、放学回家,头顶都是可以看见月亮的。可我胆子小,路上

一直都是小跑,因为总觉得头顶的月光如影相随,像一个巨大的网。

在被风吹起来的一张废纸吓到一次后,我开始每天起床故意磨蹭,想方设法拖延时间,因此常常迟到。

母亲知道我心思后,即使农活儿再忙,也坚持送我上学和接我放学。有一次因为考试,放学时间很晚。那夜月亮特别圆,特别亮。母亲牵着我的手,对我说:月亮是夜里的手电筒,照到哪里哪里亮,没什么可害怕的。

很多年后,回头想来,那是母亲对我说过的极具诗意的一句话。当然,从那时起,月亮就成了我壮胆的一盏明灯。

军校毕业那年,我去高原实习,那是在高原雪域度过的唯一一次中秋节。去巡逻的路上,我反复吟着李白的那句“明月出天山,苍茫云海间”。但几个小时的长途跋涉下来,所有的豪情壮志,消失殆尽。于是我低头不语,心事重重。

指导员坐到我身边,和我聊起了我喜欢的文学,还为我大声吟诵他改编过的诗句:高原人不知,明月来相照;风雪吹界碑,山月照巡逻;原旷天低树,雪白月近人……

我被指导员的幽默和乐观深深触动。我动情地问他为什么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,坚持十多年还可以这么坚定和快乐?

指导员抬起头,望着天空高悬的那一轮明月,笑着说:“你看,多么美好的月光啊,可千万不要浪费!”指导员像是对我说,又像是自言自语。

我认真端详起月亮——是啊!圆圆的银盘散发着亮亮、暖暖的光,如同儿时黑夜里的手电筒,如同盼望远方亲人归来而留着的一盏灯,如同边防战士眼睛里映出的守护……

那晚的月亮留在了我的眼里,也留在了我的心里。很多年过去了,我看到的月亮,始终都是明亮的,迷人的。所以,我时常会抬起头,深情地仰望它——毕竟我不想浪费每一晚的月光。

昨日重现

姐姐的“水调歌头”

文/唐占海

1998年,姐姐师专毕业被分配到一所很偏远的山区中学教书。姐姐本是优秀毕业生,城里的中学已向她发出邀请,谁知却被顶替了。当时她有个男朋友,因为分配未能如愿,留城的男朋友也提出了分手。

姐姐是带着愤愤不平之情离开的。那时我们都还没有手机,家里也没电话,姐姐一去便没了音信。转眼到了中秋节,团圆之日姐姐却远在200里之外。母亲不放心姐姐,让我去城里的电话亭给她打个电话。中秋节下午,我骑着自行车赶往城里。一路上我想,这个中秋节应该是姐姐有生以来最难过的一个,工作分配不如意加上失恋,对女孩子都是巨大打击,她不知道有多痛苦。

我的电话打过去的时候,正好是姐姐接的。他们学校只有一部电话,别的老师家在附近,都回家过中秋节了。姐姐一开口,语气并未像我想象的那样沉重,反而无比轻快:“小弟,我在这里可好了。我们班只有20个学生,他们都特别喜欢我。这不,过中秋节了,学生们给我送了苹果、梨、月饼。对了,还有个学生给我送了两只大鸡腿,哈哈,我的中秋节过得不错吧……”

姐姐的话像连珠炮一样,我都插不上话。可我心里还是难过,觉得她不过是怕我们担心,所以报喜不报忧。姐姐终于喘了口气,我赶紧说:“姐,妈说了,过中秋节不要亏待了自己。买点好吃的,不要怕花钱。反正你要照顾好自己,让自己开开心心的。妈还说你们那里偏远,就是怕有钱也没地儿买好吃的……”我那时不懂事,说话直截了当。我刚意识到自己的话会刺痛姐姐,她那端却传来“咯咯”的笑声:“我们这里挺好的,山美水美,遍地都是好吃的,根本不用买,学生们送来的我都吃不完。我马上就要发工资了,这第一个月的工资我都打算好怎么用了。给爸妈买件新衣服,给你买个复读机……”姐姐这人特别好,从来都是想着别人,很少为自己考虑。

我听着姐姐的话,有些哽咽。姐姐大概是感觉出我的情绪,对我说:“小弟,别替我担心,我好着呢!对了,今儿中秋节,我给你背诵一首苏轼的《水调歌头》吧!明月几时有,把酒问青天……人有悲欢离合,月有阴晴圆缺,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。”这首词是苏轼在中秋夜写给弟弟的,很应景。姐姐的朗诵能力超强,简直可以跟播音员媲美。我听着她深情的朗诵,非常有共鸣。“人有悲欢离合,月有阴晴圆缺,此事古难全。”词中的人生道理讲得太好了,谁的人生都是如此,接受便是了。我觉得姐姐一定是被这首传诵千古的词治愈了。可转念一想,一首词何以起到治愈人的作用?其实是姐姐内心强大的力量,把自己治愈了。她读的,不是苏轼的水调歌头,而是她自己的水调歌头。

我回家的路上,中秋月已经出来了。那么圆,那么亮,那么美。

如今,姐姐已经在山区中学工作了20多年。她在那里遇到了姐夫,便把家也安在了那里。姐姐把青春奉献给山区教育事业,很有成就感。她在人生中那个关键的中秋节,摆脱了个人的小情绪,进入了人生的开阔之境。